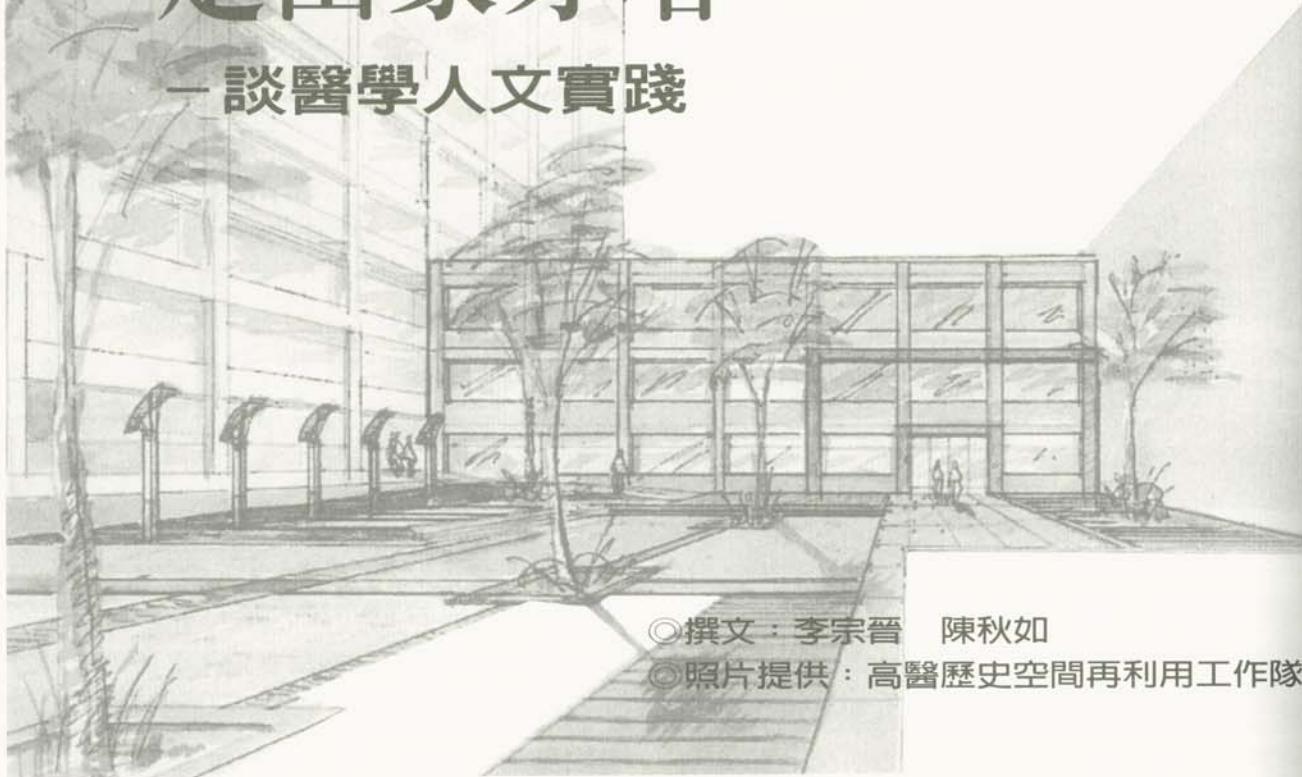




走出象牙塔

—談醫學人文實踐



◎撰文：李宗晉 陳秋如

◎照片提供：高醫歷史空間再利用工作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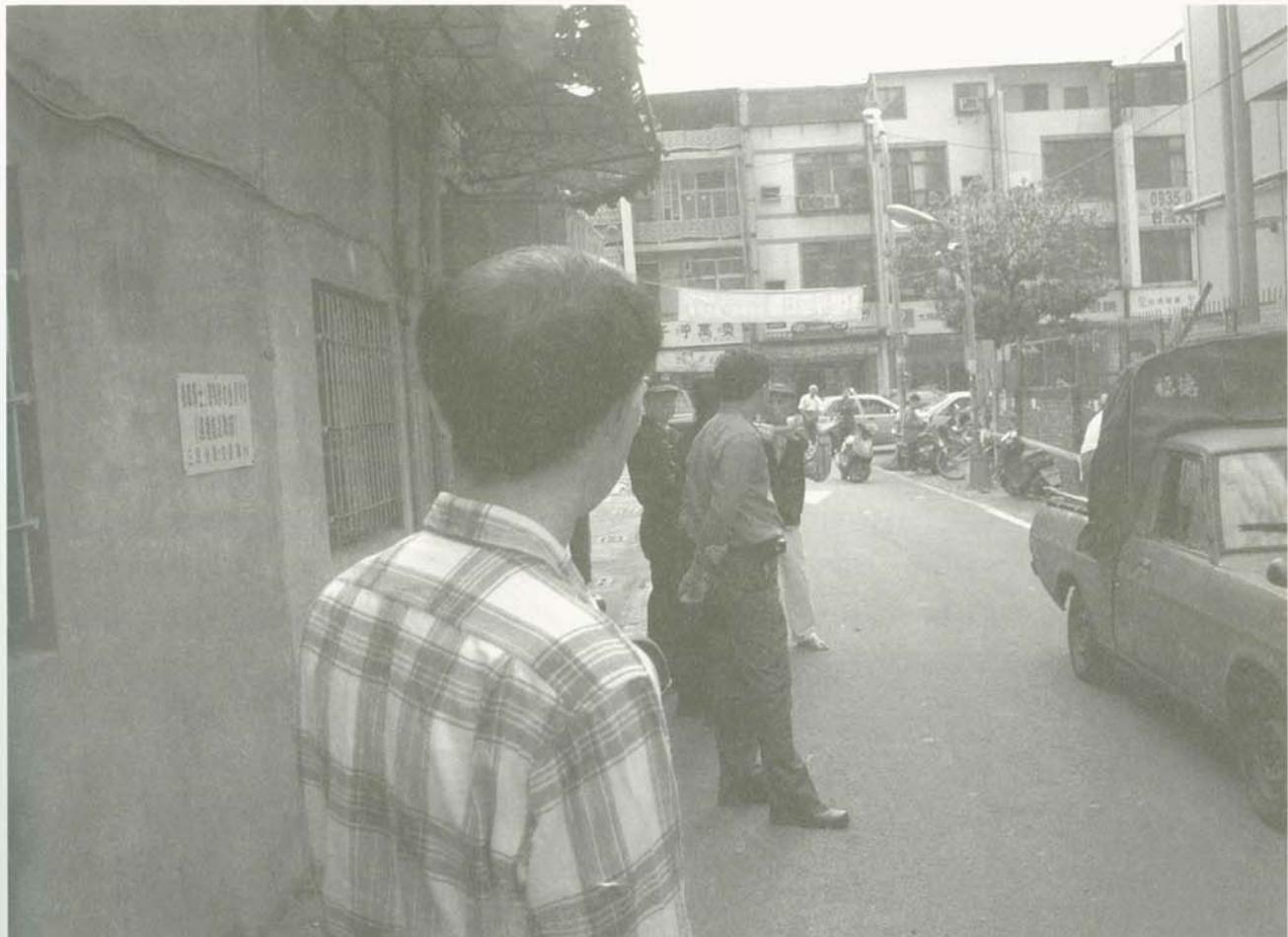
高醫經驗看北醫

經過近兩年的努力，高醫的「換心」團隊達成了許多的目標，像是舊三棟建築的保存以及進行歷史空間再利用討論，校園裡許多空間的美化以及短暫的社區與校園對話嘗試。而在他們後續的規劃中，「高醫及母體社區探索——鬥陣行」的新大港社區口述歷史計畫以及「水岸厝邊」三民一公園認養管理計畫，更可以看出他們的用心。

回顧整個計畫中最關鍵的事件——「九四淨空行動」，我們會發現，社區與大學校園間的緊張關係是普遍性的現象。從安生里社區居民對學生使用 94 巷停車的不滿，到北醫附近居民對於學生使用 284 巷停車，「佔用社區居民停車位」的反彈，我們不難看出，諸如此類的社區與校園關係問題，普遍存在於台灣各地的大

學校園。

然而，為什麼，既然許多學生在大學就讀時有四至七年的時間都在同一個社區進出，與其他居民使用相同的公共生活場域，面對類似的社區生活問題，共同渡過限水與停電，為什麼，往往社區居民們還是會去區分「社區居民」與「那些學生」呢？當然，學生們在社區生活中的過客心態是一個原因。不可諱言，許多同學的確不覺得自己與社區間有長久性的關係存在，對於社區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也就相對低落許多，這對於社區共同體的營造，著實是一種困擾。就像許多美國的社區開始排斥與社區間關係不緊密的大賣場如 WalMart 進駐社區，並希望維持原有的獨立自營商店，倘若大學住民本身將自己用高高的圍牆與周邊的社區生活隔絕開來，那麼，社區與大學間的緊張關係便



94 巷淨空行動，先是校方與社區的溝通，隨後市政府相關單位也邀集雙方實地勘察並確認執行內容和日期後簽字同意啓動

無法改善。畢竟，相對於多少具有學區制色彩，學生也大多來自周邊社區的國中等教育單位，大學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讀書畢業之後也將散向全國各地。因此，對於大學時代周邊社區的認同感自然相對低落。然而，除此之外，許多社區為了發展的需要希望大學前來設校，但設校之後，社區方面卻又缺乏對學術單位的尊重，反而一味地要求大學滿足社區的發展需求，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北醫的 284 巷停車問題為例，多年前為了滿足社區居民的交通需求，台北市政府徵收一段北醫校地鋪設 284 巷，造成校園與宿舍被分割開來。但多年後，又是為了解決社區的停車問題，里長於是把頭腦動到

原本取自北醫校地的 284 巷，以該地已是公有地等理由，要求學生不得在該地停車，以免「佔用社區居民停車空間」，甚至公開貼出「社區居民停車區・北醫學生不得停車」的具有羞辱性的告示；而先前在附醫旁校地改建停車場的爭議也是類似的狀況，十餘年前因為居民的交通需求，北市府強制徵收部份校地建築道路供居民使用。然而，後來當北醫希望改建被割離出去的校地為停車場時，卻又再度受到社區居民以將造成交通堵塞為由抵制；許多時候，社區居民「以大學為堅」的心態，認為大學必須完全配合社區的需求，而且利用社會普遍認為大學代表某種道德性，因而在與居民溝通時必



然會退讓的錯誤認知，對大學方面施加龐大壓力，也是使得校方普遍對於社區不信任的重大因素。

在種種的既有限制之下，大學校園與社區間的互動可說是極度緊張。許多大學如真理大學，在校園裡推動牛津學堂復原等校園空間總體營造工作，但大多數的大學，與周邊社區除了租屋及消費的關係外，並沒有積極的對話存在，社區的發展與大學的發展處於永不相交的平行線上。

思考，然後去實踐

然而，我們看到，在高醫，歷史空間再利用

工作隊的青年學子們，從校園內的舊三棟建築物保存出發，經過對於校園生活空間的再思考，他們開始注意更為廣泛的共同生活空間，並開始思考如何將混亂不堪的高醫師生與社區居民共同使用的生活空間——94巷，整理為一個美麗的巷道，並規劃拆除隔閡校園與社區的圍牆，透過空間的解嚴讓兩者更為貼近。雖然，這個計畫終因校方草率引入公權力以及社區的信任不足而失敗，但整個過程裡，學生團隊以及共同參與和見證的高醫學生，都因此而上了一課，深入地了解了校園與社區間對話的困難與問題所在。因此，透過當時「一人一磚」認養行動而參與的學生，都因此對於讓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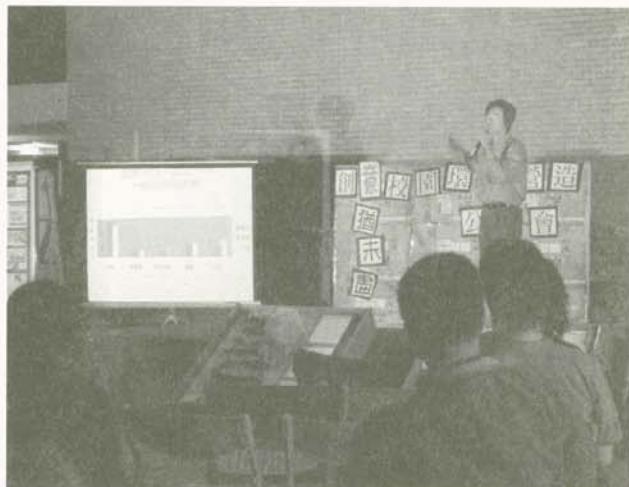
94巷淨空行動完成之後，94巷的景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現在終於沒有人會再懷疑淨空是否必要

園與社區良好互動有了更美好的願景——因為，在「九四淨空行動」試辦的三天裡，他們曾經距離這個願景那麼近。而經過這次的經驗，學生團隊在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的下一步操作時，也就更有經驗了，這點可由在推動「水岸厝邊」的先導問卷時的鉅細靡遺看得出來。

在這項由醫學院學生團隊推動的高醫「換心」計畫裡，我們也看到了醫學人文理念的實踐的可能。十多年來的醫學人文教改運動，部份論述流於提倡布爾喬亞式的價值觀，甚至更偏狹於所謂的文學閱讀等各種藝術欣賞的推廣，但對於如何改變醫療從業人員的基本態度，卻似乎並無邏輯上的關連性。但在高醫這項由學生推動的計畫裡，我們看到許多熱心的醫學院學生走出白色巨塔，走入他們日常生活的社會裡去實踐人文關懷。除了高醫的這項計畫，我們也發現，許多的學生團隊正在進行各式各樣充滿創意的醫學人文實踐行動。由是，我們對於醫學人文運動的基本目標——從培養具備全新視野的醫學院學生，從而打造更為人性化的醫療體系，有了落實的基本信心。

當然，路還很長，高醫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如此，醫學人文理念的深化亦復如是，但透過這些參與式民主的範例，看到這些真心熱情投入的醫療體系新世代朋友們，我們有了足夠的理由去相信。

那麼，同樣做為醫療體系新世代的我們，是否，也該開始去參與了呢？



從社區與校園的隔閡到雙方認真溝通，高醫學生在整個參與的過程當中，學習到如何與社區環境母體對話。



情侶夜晚在淨空行動之後的舒敞的 94 巷散步，找尋他們認養的紅磚

特別感謝：高醫醫學系 楊久嫻同學
大學城推動聯盟 黃景南同學